

追思賴景瑚

張淵揚

有始有終錚錚鐵漢

賴景瑚先生在臺北逝世後，他在紐約的許多故人友好，紛紛慰唁賴夫人和其子女，有一轉聯頗足描述景瑚先生在海外幾十年來的非凡生涯、不朽志業。

名藝雄文，深談切論，廣譽令聞，早馳萬國；

長才碩學，濟世經邦，高風亮節，足永耀兩間。

他早年辦報興學，聲華昌茂，中年務黨從政，有信有守；最後奔回祖國，完成心願，歸正首邱。賴氏真可稱得是國民黨人中一位有始有終的錚錚鐵漢，無雙國士了。

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正氣消沉，邪惡橫行，道高乙尺，魔高一丈，表面繁華美麗，背後枯寂，醜陋的時代。他所來自的國家，更是憂患重重，創痕繢繢。但賴氏是一個慧人和妙人，他在海外，不甘寂寞，發抒智慧，舒展謀猷，盡力克服逆境，化難為易，破除障礙，履險如夷，隨時隨地利

用現實環境條件，奔赴其一貫信行不移的志業；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學步的。他的根據何在呢？要不是因他的長才碩學，懷抱一套濟世經邦的雄圖偉略，能做得到嗎？要不是他的高風亮節，坦蕩胸襟，能適應變亂，從心所欲，能如願以償嗎？

忠肝義膽目光如炬

賴景瑚氏機械工程師出身，他和朋友們談話時不大開口仁義道德，也不言必稱堯舜孔孟。可是他畢生師承中國文化傳統上最精采最極限的哲學原則。他對中國儒家所標出的聖賢標準經常念茲在茲，口誦心惟，身體力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很嚮往中庸上所舉「唯天下至聖，爲能

重信約的道德力量，才可以替人類剷除紅禍的根源，爲天地留正氣，爲萬世開太平。」我就此段議論和他辯詰：「你是不是贊成開口閉口，講道德、說仁義那一套嗎？何以又作出這段結論？」他說：「我僅反對滿口仁義道德，滿身血腥財色的偽君子。至於唯精唯一，允執厥中的中國道德哲學，方擁護宣揚之不暇呢？」

名報人程滄波讚美賴氏的國際事件上見解；說他：「於事洞燭機微，行文酣暢淋漓，於舉世沉醉之日渙汗大號如海潮音，自非大智大勇，孰能往之。」他很嚮往中庸上所舉「唯天下至聖，爲能不斷抒發石破天驚之壯論……今後世局之治亂興衰循其所言，則治而興，反其言則亂而衰。極目五大洲，上下半世紀，論壇偉傑，肝膽忠義，目光如炬，誰復能超越景瑚而上之，誰又能繼吾景瑚而增廣之。」程氏又說他：「名藝雄文，深談密察，足以有別……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他曾在一篇討論世界前途文章的結論上說：「西方那種重利輕義的傳統作風，實有改弦更張的必要……必須培養尚仁愛、明是非、講道義、知名度，在國際上高出一般正式的外交界人員。

中如用他主機要大政或巡迴大使，自可勝任愉快，外僅僅屈就一『顧問』閑缺，未免令人有『才大難雜為用』的感喟！」

不稍矜持與衆同樂

國民黨人，更是在海外救國心切志堅的一位國士。其後，他忽感覺，長此異域飄零，孤軍奮鬥，一無憑藉，生事艱難，不是辦法。欲求有效的愛

黨救國，必須加入更大陣營，在國際壇坫上求一枝棲，得一據點，俾可實現懷抱。他的不在個人

資歷地位上計較，而毅然考入聯合國任中文編譯組主任，即可見他對此項主題的重視。此後他致

力的重心，已由邦國狂濶的挽救，提昇到世界和平大業的追求。同時有些同志，也聞風興起，隨之入伍，使竹頭木屑，成爲有用之料，爲此一崇高理想大業，盡一份手足之勞，不再作時代迷羊，神明泰然，望之好像四十上下之人。至在處理公私事務上，則有條有理，不疾不徐，大家都稱許他是得天獨厚，坦蕩蕩的君子人而樂與親近。

我輩若干單身漢中的一員，他和吳興醫翁胡定安博士同寓上城一公寓。除了參加華美日報不時有寫作發表外，另每週去一女子學院講述中國文化課兩次。此外則和一般半工半讀者同遊同樂，每到週末，沿乎海灘，舞於國際學舍。他和胡翁有相同作風，均大智若愚，談諺幽默，談笑風生，不稍矜持，與衆同樂，隨遇而安！當他和曾慕韓、于斌諸公發起民主自由大同盟時，我等都應召參加。有兩次紐約會議，由他召集，借羅金水、蔡麗華新營之香巢內舉行，會後由主人家供應便餐，杯盤狼藉始散。此情此景，想當年與會人士董霖、楊西崑等都還記得，故不難想像，很多人此時都已受着賴氏的影響、領導而不自覺。

賴景瑚其人，處處表現，不僅是一位忠貞的

賴景瑚氏進了聯合國，擔任會議部的一組主管後，看他處理份內職務，表現得不立異，不逆情，循序漸進，肅規曹隨。人事安排上公平妥帖，一本至誠，不分親疏厚薄，故能內外融洽，一團和氣，至今無論是去留此國際機構人們，仍盛稱聯合中文科以賴景瑚主持的時期最長，形勢最拂逆，處境最爲尷尬。但他雍容坐鎮，風平浪靜，使人人感覺上獲致很自然、很自由、很滿意。

有人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此十三年來，要不是他的輕裘緩帶，和氣春風，正不知成何種局面？古人詩中有句云：「巍巍成功亦何有，治亂但如翻覆手」，凡從事一項敏感性任務，說易即易，說難甚難，事在人爲，賴氏主持聯合國中文科的一段成就，亦非可輕易抹煞的。他自己曾回憶起抗戰期中，他曾同時兼兩個大學校長六年，把西北

秘訣，就靠「一片熱忱，一點朝氣和勇氣，再加上一個堅強信念。」他在聯合國服務，自然也還是同樣適用這個秘訣。

傳播和平正義信念

在聯合國服役的高中級人員，都享受交通免費的回籣假，賴氏利用作了好幾次環球旅行，先後訪問了好幾十個國家，所作的觀察資料統納入他的遊記和國際問題論叢文集作品中。

這些作品都是他個人眼到、耳到、手到、足到、心到、神到的智慧結晶，享受這些結晶和收穫者是中外的廣大讀者羣。

有一次在笑談中我稱道他的業績說：聯合國真正爲世界和平，貢獻了多少？我愚笨尚無所知。但通過大能人大力士如閻下一樣一些人的途轍所之，大筆所揮，聯合國確已在中外智識份子間，世界輿論界播下了和平種子，傳達了正義信息，也無形中伸張了宇宙正氣，消散了國際間的烏烟瘴氣。

兩大建樹令人難忘

友人河北李桓兄說：賴氏在聯合國供職期兩項動議，見諸實施是令人難忘的事。一九七〇年代，聯國大廈廣闊走廊一邊壁上，豎有一塊精緻美觀的大理石，上面刻着中英文的中國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的一段全文。爲每天通往的千萬遊客，低廻默誦，似不勝欽慕着中國的崇高文化，中國人的和平理想，由之而遺輸全球人士的心坎，這是中國國府致贈聯合國的一項無

中價之寶的禮物。此係由陳立夫先生首創議而經賴氏一手向中國代表團動議促成的大事件。其後中共入了聯合國，要求撤銷此大理石，使人們反更看清楚中共破壞中國文化的狰狞面目和暴亂本質。第二件是聯合國中文科的應用錄音機，處理公文紀錄，以提高工作效率，也增加文件產量，使得中文編譯部份機械化起來。這也是由賴氏創議實施的。中共佔據聯合國席次後，對中國大同文化石，不惜摧殘拆除，但對機械化中文紀錄制度，則無法敵視推翻之。

端人取友提倡風義

他有一點感我甚深，我不能已於一提：賴氏是極重視朋友如雲，高朋滿座的場合，他有時和我們同遊時說：「觀其人先觀其友。」果然，他是端人，取友必端，凡和他往還遊樂的朋友大都是品學端粹，行不由徑的正人君子。他一向遇人頗厚，以助人為樂事。他出身教會學校，為虔誠教徒，確能奉行聖經羅馬書十二章九—十五節的訓示：即親善厭惡，熱愛昆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而心心相印，情感交流，無間生死！他不知為去世好友寫過多少篇可歌可泣，傳世行遠的文字。就我所讀過的如寫于斌主教，寫朱經農先生、余漢謀將軍，如寫張溥老、石衡老，再如寫趙棣華、程天放、潘公展、梁寒操、許紹棣諸先生，在他文章的字裏行間，感情濃厚真摯的幾將感染每個讀者，使他們無不有動於衷，非一讀再讀其文不可，非對他所寫人物

留下極深透，難於消退的印象不可！他又常在文字上提到現尚健在的幾位友好的詩文行誼，一樣的帶感情，饒風趣，把所寫的人物，活躍紙上，作後輩榜樣，他這樣重視友情，提倡風義，不僅反映他本身的高標雅操，而且旨在激濁揚清，廉頑立懦，幫補世道人心，富有化雨春風普播大地的宏願與慈腸。

自力更生決不忘本

景瑚先生出身於破產戶的老式家庭，完全是吃盡苦中苦，而獲自力更生脫穎而出的漢子，所以在際遇步入佳境後深知民間疾苦，稼穡艱難，雖是愛財如命，從不揮金如土；一文不亂用，一絲一縷不浪費，新與締交時反覺他局面狹仄，近於吝嗇，不類中朝大員。我留着一印象即在他召開

籌備民主自由大同盟會議時為之編印一種宣傳品，他貼了少數錢而當衆申訴。我當時頗不耐他這

人如其文其語，卓爾不羣真且曠，略易數字輓他。也許他此刻身在天堂，如舊欣賞此聯吧！

事多同哀同樂，追憶已往感够深！

二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人 物 精 采 百 出，美 不 胜 收。要 目 有：論 諸 葛 孔 明、劉 備、曹 操、孫 吳、董 卓、袁 紹、關 羽、魯 肅、顧 雍、司 馬 詩、曹丕與 曹 植、荀 梗、孔 融、禪 衡、周 瑜、田 疇、蔣 琦、譙 周、蔣 幸、孫 夫 人 與 諸 葛 太 太 等 篇 及 論 「論 諸 葛 亮」、與 蔣 君 章 先 生 論 諸 葛 培 養 人 才 等 附 錄 文 稿，篇 篇 引 人 入 勝，嘆 爲 觀 止，定 價 台 帛 柒 拾 元。郵 搬 〇〇 一 四〇 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種小家氣度，遂很幽默的和他說：「這次用小錢，由我這『窮鬼』來負擔吧！但不要當我人微錢輕如何？」他後來向我解釋，他用錢謹慎，成了習慣，改不過來，「你知我是貧寒出身嗎？我決不忘本。」但後來相處既久，見他好請客，一擲數十金，作風大變了！

紐約許多朋友，自聽得他九年前的舊恙復發之訊，惴惴不安，深表關注，每有自臺北來者，見面第一句問話：「賴先生病，有望渡過大關否？」每聞他病情轉好，為之大喜，反之則憂。有

宗教信仰者則不斷為他向神禱告。

他最欣賞余公井塘輓梁寒操一聯。今抄出，

略易數字輓他。也許他此刻身在天堂，如舊欣賞

人如其文其語，卓爾不羣真且曠，

事多同哀同樂，追憶已往感够深！